



沈从文的那条河

李未熟 著

辰河之上，浪花朵朵。绿树丛里，桐花怒放。青青石板上，一双双纤纤素手，窸窣窣，细细敲打着碎碎红尘，圈圈涟漪，荡漾开去，是记录山民的动人诗行。要知道，沈从文先生的湘西故事，便是从辰河开始的……

青山秀水育人杰，是湘西不负先生；清灵文字描风物，是先生未负湘西。踏着沈先生的足迹，于湘西的迷人风光中，我且行且思，用文字和光影记录下那份久违的欢娱，在酒与故事的氤氲中，诸君不妨听听看。



特别鸣谢
武汉工商学院

本书由武汉工商学院资助出版



沈从文的那条河

李未熟 著

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 10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沈从文的那条河/李未熟著. —武汉: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7. 7

ISBN 978-7-5622-7804-7

I. ①沈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133927 号

沈从文的那条河

©李未熟 著

责任编辑:肖绪旭 谢 琴

封面设计:甘 英

责任校对:王 炜

内文摄影:叶晓萍 张玉湘

编辑室:职业培训教材中心

电话:027—67863280

出版发行: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
社址: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 152 号 邮编:430079

电话:027—67863280/3426(发行部) 027—67861321(邮购)

传真:027—67863291

网址:<http://press.ccnu.edu.cn>

电子信箱:press@mail.ccnu.edu.cn

印刷:武汉华工鑫宏印务有限公司 督印:王兴平

字数:180 千字

开本:880mm×1230mm 1/32

印张:9.5

版次:2017 年 7 月第 1 版

印次: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28.00 元

欢迎上网查询、购书

敬告读者:欢迎举报盗版,请打举报电话 027—67861321

自序

第一次被中国的作家折服，是湖南人沈从文。我记不清哪年读到了他的《湘行散记》，便被湘西风光和风情迷醉。后来又读到了他的《湘行书简》，这下子真像吃错了药，整天跟那条沅江过不去——我一定要走沅江，骑一辆自行车，或者扛一只橡皮船，沿着沈先生回乡探母时泊过的所有码头走一回。以游为主，如果可能，也写一点文章，与沈先生当年写过的码头情景作个对照，想必读者们读来一定感兴趣。

这想法大约在我的脑海里盘踞了 20 多年，我整天想着沅江。离开沈从文的书本，我脑中的沅江竟是这样的：它被许多橡胶大坝切断成数截，我的自行车可以骑过江上的桥，畅通于江的左右岸；我扛着橡皮船艰难地走上大坝，一放到水里，便如镜面闲行，不用费多大力气，那个船便能到达各个码头。沅江，在我的心里，已经变成一条温顺的小河，一直温顺到沈从文的家乡凤凰。





一个年过花甲的老者写下上面的文字，真是见笑于大方之家了。其实，今天我也笑自己，一把年纪了怎么还这么幼稚。湘、资、沅、澧，号称洞庭四水，都是江，怎么说也有江的脾气。我也不解，我为什么一直这么小看沅江了？

后来有了网络，有了关于沅江的大量信息，又专门找了一些书读，渐渐知道了沅江电站大坝们的巍峨，我橡皮舟的梦，没有再做；我骑行沅江的梦，也被后来网上的卫星地图吓傻了轮子。再后来，我有了汽车，我想用这家伙圆我沅江的梦。

这梦，黄永玉先生做过，而且这梦的时间，不比我短。他说，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，沈从文住在北京崇文门那里，黄永玉先生去看望病中的叔叔沈从文。沈从文握着黄永玉的手说，多谢你邀我们回湘西。沈从文遗憾自己病成这样，回不去了。黄永玉继续描绘他的梦：租两条小船，“按你文章写过的老路子，一个码头一个码头再走一遍，写几十年新久的变化，我一路给你写生插图，弄它三两个月”。沈从文先生心向往之，说把汪曾祺约上，他做饭菜是行家里手。

随后，沈从文和汪曾祺相继去世，黄永玉先生的梦，成为一个断梦了。

后来，有一个叫卓雅的人，用图片的形式，重新记录了沈从文先生当年走过的那条水路，而用文字全面记录这条水路各码头 80 多年的变化，我应该是第一人。

2014 年 5 月我退休，退休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圆梦。时不我

待，兼职教学单位的挽留，我婉拒了；好心朋友为我再安排一份工作，谢绝了。坐在家里，关于沅江的路书，一做便是46页。如果说沈从文先生当年回家坐小船是万不得已的唯一选择，那么，我用小车走码头，这本身就是风马不及风牛的事。一个码头到另一个码头，水路大约也就30公里，可是我的车要翻山越岭走两到三倍于水程的路才能到达，这些山路是些什么样的路，心中无底，因此我的路书上常这样写道：某某码头，可能找不到，尽量找；某某码头，可能要坐船才能到；某地，如何游，现在无法弄清，到了地头再看。

我带着上面那一大堆未知出发了，相信车到山前必有路，一程程地走，走不通再说，实在不行，就把车放在缆子湾或者五强溪镇，坐船到各码头，游完了再回去接车，到下一个可以通车的码头。

结果呢，总体上比想象的要好，部分路段，比想象的更难。同行三辆车，有两辆出了车损事故，唯有我的一辆，毫发未损，侥幸回到了家里。说到这里，读者朋友别怕，那条路还是可以走的，如何走，我这“探子”对你说。

迤迤的沅江风光，新奇的苗地风情，奇特的人事，山盘水转的惊险与刺激，凄婉的沅江故事，激越的辰河橹歌，收在我的眼底，注入我的脑海，我将尽我所能，用我笨拙的文字，在这本书里，再现美丽的湘西和曾经生龙活虎的那条沅江。

沅江又称沅水，是湖南的第二大河流。分南北两源，南源



龙头江，北源重安江，都在贵州。沅江流经会同、洪江、中方、溆浦、辰溪、泸溪、沅陵、桃源和常德等县市，至常德德山注入洞庭湖。干流全长 1033 公里，在湖南境内 568 公里，总落差 1462 米。沅陵至五强溪间为 90 公里长的峡谷。凌津滩以下，河谷开阔。桃源以下为冲积平原。这是以前关于沅江的资料。

现在的沅江，应该写上“依次建有五强溪、凌津滩、桃源等大型水利枢纽工程，中小型电站无数”。

沅江有一条主要支流，叫辰水，民间称为辰河，源自贵州铜仁的梵净山，流经麻阳境内 117 公里，又被称为锦江。这条河出麻阳，进入辰溪县后，始称辰河，在辰溪县城对河小路口汇入沅江。它是史载著名的苗疆“五溪”之一。

沈从文一直把整条沅江叫作辰河，在一些官方媒体的表述中，也默认了这种叫法，如沅江上驾船摇橹人唱的“船工号子”，就被称为辰河橹歌。清代的一位官员，捐钱在瓮子洞重新打了 100 多丈长的铁链，他为此写了碑文，文中也一直把沅江称为辰河。叫辰河，确有一份亲切感，它就是流经家乡门前的那条河，日常生活与人生，都与它发生密切的关系。叫沅江呢，有些生分，有些疏离，不信你就叫着试试。

关于沅江，一路行游，我有太多的感触。下面是一位作家朋友的诗句，引到这里，刚好表达我对沅江的情感：

明月洄里，月白皎然

瓮子洞外，山歌凄婉

寡妇链，每一环都绕着一寸女人的柔肠

壶头山，每一草都结着一位将士的回望

每读一遍这样的诗行，我的眼睛都会湿润。不因别的，只因我亲自抚摸过沅江的多处崖壁，亲自抚摸过崖壁上残留的铁链，我尽量让自己回到历史中去，成为千万船工中的一个，去体会他们的团聚与离散，欢乐与忧伤。

我是带着沈从文的两本书游沅江的，一本是《湘行散记》，一本是《湘行书简》。两本册子都很薄，可是读起来，感觉到十分厚重。我相信我是把这两本薄书读厚的人之一。自然，整个游程，我都在寻找与回望当年的吊脚楼，当年的河街。它们在沈从文的笔下，诗意盎然，人情味溢满整条沅江。20多万辰河水手，他们与水的搏击，他们与河街的关系甚至与吊脚楼中女性的交往，总是触到心灵深处最最柔软的地方，让人每有鼻酸的感觉。

我是依着沈从文逆水上行的路线寻找各个码头的。于是在叙述中，就存在一个问题：哪是左岸，哪是右岸？为了不致引起阅读时的混乱，我在书里遵循国家标准的《内河助航标志》：“面向河流下游，左手一侧为左岸，右手一侧为右岸。”尽管在行走路线上与沈从文方向一致，但还是有些遗憾，那就是季节与他回乡探母时不同。我很想也在一个深冬，阴湿的天气，天





空暗黄，酿着雪。时或雪子在车顶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，时或雪花飘飞于沅江水面和两岸，千山无鸟，万径乏人，落到水里的雪花，不见了踪影，唯岸边闲横的几叶竹筏篷船，穿上白色衣裙醉卧梦乡。两岸则是千家积雪，竹树不耐雪压而反弹出满山雪雾。如果有可能，再租一条小船，也感受一下冰凌封冻时节，江上的生活是何等孤独而缺乏生气，船工弄船，是如何艰难。

一直痴迷于沈从文的文字，大概如他所说，是因为他以水为背景，写出了湘西底层的人，湘西特别的事，这些人与事，与我见到的大不一样，于是有一份好奇的心向往那一份神奇生活。还可能因为沈从文的文字，更符合人性的表达，他对人性和谐的讴歌，对摧残人性的痛恨，通过他的文字，立即谋得与读者的共鸣。他两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，第一年便进入“决赛”，第二年再度被提名，皇冠就在眼前闪烁光芒，可惜天不佑他，他带着对故乡辰河的无限眷恋，魂归道山，诺奖不授予逝去的作家，沈从文，与一个文学国度盼望了近百年的奖项失之交臂。更可悲的是，这些都发生在那个信息被严重过滤的时代，那时知道沈从文的人不多，能读到他作品的人不多，知道这个奖项波折的人更不多。

我的这次行游，主要是走沅江，即沿着沈从文先生1934年年初回乡探母的水路一直走到浦市沈从文先生起船处。但是，本书所写的这条河，除主流外，还包括沅江的支流，亦

即沈从文先生当年留下足迹的其他地方，如石马湾、茶峒边城、麻阳、古酉阳（即今天的芙蓉镇）。沈从文说：“至少我还有十分之一的时间，是在那条河水正流与支流各样船只上消磨的。”我们的足迹，很想沿着先生走过的所有水路前行。鉴于时间和财力的关系，难及全部。

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，到底是沅江的奇特处，让我们在“四水”里特别记住了它的名字，还是因为几位伟大的文学家，特别是沈从文优美的文字，让沅江得到了空前的传播，才使沅江永驻读者的心间？

我无法解答自己提出的问题。我想借用我16年前一篇散文结尾时的话，来说明沈从文与湘西的关系，来表达我的感受：

以青山秀水培育出沈从文这样的人杰，是湘西不负先生；而以清灵的文字向世界活画出这片美丽神奇的土地，则是先生未负湘西。

沅江是沈从文生命的一部分，我到了，我写了，我感受了，我为它多次哭了。信不信？不信请看本书。

2015年5月17日于武汉

目 录

- 01 津市问津 / 003
- 02 常德，曾经的“水上国道” 船少人稀 / 015
- 03 赖在桃源老码头 / 021
- 04 郑家河，我来迟了 / 031
- 05 世外桃源收纤铺 / 043
- 06 老兴隆街，原来在夷望溪口 / 057
- 07 我在柳林汉沉醉 / 067
- 08 缆子湾码头未留一丝痕迹 / 077
- 09 催人泪下的“寡妇链” / 087
- 10 清浪，溪也寂寞铺也寂静 / 101
- 11 鸦角洞，睡在沈从文曾经过夜的地方 / 115
- 12 沈从文，你的芸庐装下多少辛酸 / 127
- 13 沅陵，不为人知的“小城故事” / 143
- 14 横石山头听橹歌 / 155



- 15 在沅陵县讲沈从文 / 167
- 16 浦市古镇韵犹存 / 177
- 17 屈原的溆浦，橘香酿出浓烈的思念 / 191
- 18 石马湾水魂 / 203
- 19 锦江奔腾男儿气 / 213
- 20 凤凰作证：先生与湘西互不相负 / 225
- 21 愧对矮寨天路 / 241
- 22 难忘德夯苗寨的山风溪水 / 253
- 23 我的翠翠，我的茶峒，我的边城 / 261
- 24 景象清壮的王村芙蓉镇 / 277
- 25 旅后小札（权作后记） / 287

到十五岁以后，我的生活同一条辰河无从离开，我在那条河流边住下的日子约五年。这一大堆日子中我差不多无日不与河水发生关系。走长路皆得住宿到桥边与渡头，值得回忆的哀乐人事常是湿的。至少我还有十分之一的时间，是在那条河水正流与支流各样船只上消磨的。

从汤汤流水上，我明白了多少人事，学会了多少知识，见过了多少世界！我的想象是在这条河水上扩大的。我把过去生活加以温习，或对未来生活有何安排时，必依赖这一条河水。这条河水有多少次差一点儿把我攫去，又幸亏它的流动，帮助我做着那种横海扬帆的远梦，方使我能够依然好好地在这人世中过着日子！

——摘自沈从文《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》

（《湘行散记》，岳麓书社 2013 年版，第 11 页）



津市：美丽的水上之城（龚峰 摄影）

津市问津

2015年4月10日是个好天气，早晨8时半，我们从武汉出发，这天的目的地是湖南津市。不过，中途要到荆州看望一个朋友，看完朋友再开车前往津市。

我们这次的活动，不叫旅游而叫行游，说得雅致一点，应该叫深度游，其实是带有文化色彩的苦中作乐游。除了沅江上沈从文当年过夜的码头必须一一寻找之外，沈从文曾经到过和生活过的沅江支流码头，也在追寻之列。至于纯粹的旅游景点，我们则随遇而游，随景而观，随心而宿。因此，我们6人达成一致，不开长途车，不开疲劳车。

—

我和晓萍开一辆年后新买的国产车，晓萍的闺蜜刘非带着



她的研究生女儿林姑娘开一辆富康车，张哥带上了同学的儿子憨头开一辆途观车。

我们的具体分工是，三辆车我打头，刘非在中间，张哥断后。张哥和晓萍担负摄影任务，途中采访和回家后的写作，由我负责。我们没买对讲机，张哥说去西藏时用过，也不方便，就用手机联系。

到达津市大约是下午3时，路牌显示，我们行走在孟姜女大道上。过了澧水大桥一公里左右，津市一中对面，是一个假日酒店。我们在酒店前停下车，他们去订房间，我们的车直接开到后面院子里，今天夜里，我们想在车里住下。

时间还早，先逛逛津市。商场我们肯定不会去，就到澧水江边吧。问大码头在哪，津市人告诉我们，过桥左转就是，那里有条步行街，很热闹。一行人轻装步行，走过澧水大桥，下桥来到步行街。

这条澧水从石门县开始，典型的西东流向。太阳偏西了，设在澧水左岸的步行街，已经没有阳光斜射，我们坐在街边等着小吃流动摊点出摊，好尝尝津市的小吃与我们本地的有何不同。

街边卖甘蔗的首先引起了我们的好奇，我对这些不同的风物特别感兴趣。比如，我们城市，满街都是那种乌黑粗长的甘蔗，而我们小时候常吃的那种青白细嫩的甘蔗，近几十年不见了踪影。津市卖的，正是我小的时候吃过的那种，看到它们在

这里出现，自然有些味蕾上的亲近和情感上的亲切。那就买一根尝尝！加工甘蔗的过程，又让人觉得新鲜。一根5元，他们不削皮，应该是洗得很干净，买下之后，立即用特制的刀具——与打印店里切纸刀相似，把甘蔗切成一寸长的数段，用塑料袋装了，吃起来果然方便。津市与湖北相邻，这样的卖法，如何像省域界线一样分明？

小吃，品种与我们城市差不多，不过，米豆腐是我们的城市不做的，也买下一碗尝尝。尽管它的口味一直到号为正宗的刘晓庆米豆腐店也没有打动我，毕竟是异乡的小吃，吃起来，多了一份新奇。

吃过小吃我们来到澧水岸边，登上高高的防洪大堤，堤顶是一条人行道，有一米五左右高的砖墙护着，靠堤内这边，是与砖墙等高的铁栏杆，足见大堤的高峻。

一轮落日正在西下，西边天际被它炙得鲜红，云都成为斑斓颜色。漫长的江流托着这轮落日久久不愿松手，让它照亮一江碧水一江停泊的大船。没有湍急的江流，有的只是微风过处，江面泛起细细的波纹，把夕阳的红光，揉成一江鲜红碎屑。江的对岸，有延绵的山脉，在江流的上游尽头，归结于一个透视的点，夕阳在那个点的附近，也凑了一份热闹，此时更像一根碧玉簪，尖头上挑着一颗鲜红的玛瑙。

满江彩灯接替了落水的夕阳，澧水大桥在彩色灯光下像身着晚礼服的绅士，架出津市美丽的夜景。我们从防洪堤顶端的

